

理性的消长

● 陈继会 著 一中国乡土小说综论

42

中 原 农 民 出 版 社

理性的消长

作者 陈继会

责任编辑 郑电波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25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 ISBN7-80538-102-X/D·29 定价3.50元

序

● 鲁枢元

在中国广袤深厚的土地上，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意识到这个问题存在的严重性，则是在“五四”以后，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也正是从那时起，农民形象和农村生活成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直到今天，尽管文学创作已经走向日益丰富多彩的多元化，尽管城市文学已经得到空前的蓬勃发展，农村题材的作品似乎仍然在我们的文学园地中占据着最大的一块面积。遗憾的是，对于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综合的、系统的研究，我们还不曾见。因此，陈继会同志的这部《二十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综论》，便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从书中展现的广阔的历史画卷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静谧优美的田园风光和原生初始的泥土气息，在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变幻的时代风云、激烈的政治斗争、浑厚的自然景物、顽强的生命活动总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从“五四”到“新时期”，中国上空的社会变革，中国人民的心灵历程无不在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清晰可辨的轨迹。继会在他的书中将农村比作人类的一位带有野性的“乳母”，我以为这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中国的现代社会仍然在吮吮着农村母亲的乳汁，研究现代中国的问题不能忽视这一事实。

世界上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正在把它们的大半国土变成钢铁

和水泥的建构，并且已经把国民中的代表送上了地球之外的空间。他们于是可以断绝了和土地、和乡村的联系了吗？似乎是的。似乎又不是——因为就是在这些高科学、高技术、高度工业化的国度里，返回自然、返回田园的呼声也最为强烈。六十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博得一片赞誉声的拉美文学，其中许多便是地道的乡土文学。

如果放在一个更为广阔些的背景上来看，以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的文学作品，不仅仅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兴衰、政体沿革、伦理流变、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也常常和一个民族的人民的文化生态、文化心态有关，和一个民族的精神的飞升、心灵的丰盈、情感的和谐、人格的完善有关。可以说，在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常常蕴含着一个民族最潜在深沉、最充实雄浑的东西，起码对于中国近70年的文学创作来说是如此。继会同志的这本书用力多在前者，而笔锋所向之处，亦无不触碰到后者。他的书是有深度的。他的分析评述也象他的为人一样，是质朴的，也是机敏的。我读了书的初稿，受到了许多启发，我认为这对于研究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发展状况来说，会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我和陈继会同志相识，也已经有六年多的时间。从平时的闲谈中得知，他出身于农家，祖辈、父辈都是正经八百的庄稼人，他是吸吮着山间的岚雾、丛林的珠露、田泽的水气、村野的河溪长大成人的。他也是一个“莱谟斯”，一个他自己说的“地之子”。十多年前，他从乡间古老崎岖的小路走上大都市现代化的大学讲坛，但他始终未能忘情乡村的田原山野。虽然，他和他的同代人一样，积极踊跃地领略了现代西方文化吹来的异样风雨，但他身体中仍然流淌着神农氏的血液。因此，他能够与鲁迅的“闰土”、茅盾的“老通宝”、沈从文的“老船夫”、周立波的“李月辉”、

柳青的“梁三老汉”、张一弓的“李铜钟”、高晓声的“李顺大”、贾平凹的“小月”、“金狗”们发生心灵间的感应与共鸣。继会同志有资格对中国现当代、的农村题材小说作出他自己的评判。当然，他的分析论证，以及他得出的结论都还是探索性的。意见的分歧、疑义的高榷不会损伤一本书的价值。

最后，我要向中原农民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就在国内的许多出版社竟向猎奇斗艳角逐于书籍市场的时候，中原农民出版社却推出了这套“中国乡土小说丛书”，“丛书”不但精选了“五四”以来农村题材的小说作品，还出版了诸如本书的对于乡土文学的理论研究著作，计划中还将出版乡土小说家的传记文学。从目前情况看，这套丛书的经济效益可能不会令人羡慕；但从长远看，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整体建设来说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此举的做出，是颇需要一点眼光和勇气的。我们文学事业的繁荣昌盛，不正是依赖于这样一些坚毅沉勇的实干家吗？

我相信，乡土文学是文学乡土上的一朵永远开不败的花。即使有朝一日人类的双脚离开了现在的地球，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新星球上的人们对于地球上的故土的怀念与思恋，也仍然会成为那时人类文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题材。

愿乡土文学创作、乡土文学研究青春常驻。

1987年5月1日

于郑州大学“小树林”

前 言

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那颇为驰名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依据自己立论的逻辑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并由此产生了三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他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人类社会已告别了工业社会，部分国家并已踏上了信息社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人类将由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入现代文明。托夫勒的预测，给人类展示了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图画；但他的“预测”似乎又使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陷入一种颇为尴尬的局面：当人们都在注目未来，倾情于现代文明之时，本书仍在对已经“逝去”的“农业文明”所涉及的乡村、农民以及乡土文学^①等问题自作多情，絮絮叨叨……人们不禁会问：这有必要吗？这有其存在的价值吗？

事情是复杂的。首先，在其一般意义上，任何文学现象的研究，都不会因为对象存在时间的久远而失去价值；其次，在其个别意义

^① 关于“乡土文学”的界说应当有专文讨论。我的基本理解是，“乡土文学”应当分广义、狭义两种。狭义是指描写故乡、热土的文学。那些因这种那种原因远离故乡者写下的文字即属此类。广义则可指描写乡村、土地的文学。

“农村题材文学”是与广义“乡土文学”相通，概念比较规范，但内涵也相对狭窄的一个命名。“乡土文学”所指更宽泛一些。在本书中，两个概念是通用的。

上,问题也远不如上述推论那么简单。托夫勒的预测只是从人类社会总体发展趋势上的一种考察,而人类社会形态的演递恰恰是多元的。无须在世界范围内求证,我们身边的现实就足以使我们释然。我们现在几乎是生活在三种文明同构的时代里,“农业文明”并没有成为过去。当今中国广大疆土仍然是农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也还是农民。文学创作中,大量的仍然是探索农民生存命运,反映乡村变革的作品。面对着“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①这种社会局面,不关注农民问题,不研究农村社会,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然也难以科学地把握它的未来;不考察乡土题材文学,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中国文学^②,同样也难以在整体上预测它的历史流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书着重审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递嬗、发展。研究现代乡土小说既是对历史的沉思,也是对现实的观照,又是对未来的眺望。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乡土小说的研究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一切将取决于,我们以怎样的观点,“图式”去占有,取舍、观察、评估研究对象。

本书在研究中遵循着以下的基本原则:

第一,以文学题材的内部研究作为本书研究的方向。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我们已经有了如下形式的研究:A,文学史的研究;B,单项的作家、作品研究;C,文学体裁的研究;D,文学题材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唐弢先生,就特别重视强调这后一种形式的研究^③。但目前这种研究成果还不多见。赵

①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恩全集》第22卷第565页。

② 本书在新的意义上使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它泛指“五四”迄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包括传统划分的现、当代两部分文学。

③ 见《论作家与群众的结合》,《文学评论》1962年3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园的《艰难的选择》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作为考察对象，对现代文学的“题材研究”作了开拓性的工作。这种从题材角度进行研究的尝试被实践证明为一种可行的方法。

从文学题材的角度入手研究问题，可以有两种路子：一是外部的研究，即研究各类题材的总体的嬗递演变。这种研究，已有的文学史已大体作过。二是内部的研究，即同一题材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这种研究如同掘井，向纵深拓进。在文学的横向研究上，它可能会有所局限，但它具有纵向开掘、拓进的优势。或许，当我们对一种题材的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时，我们也便获得了全局的、包括横向研究在内所需要的结论来。

第二，整体观照的原则。即以“20世纪中国文学”的眼光，把传统所划分的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新的艺术整体加以审视、观照和把握。科学地而不是臆测地，坚实地而不是浮泛地从中总结出70年现代乡土小说发展的某些规律。

传统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模式，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随着我们对现、当代文学宏观地、比较地研究的加强，现、当代文学之间强固的内在联系日益为我们所感觉到。文学发展的历史是一条无穷的因果链。其每一进步都不是一个悬浮的、独立的实体。它总是承传于前者，启示于后来。历史融入了现实，现实在对历史的批判、扬弃中前进。现、当代两段“分而治之”的研究，其弊端日益突出地表现出来。只有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参照中，我们才既对跃动着的、不断发展着的新时期文学保持足够的热情，又对过去的文学给予充分的关注。这样，文学的历史研究便获得了现实感；文学的现实研究也便赋予了历史感。

第三，在“逆向”考察中，在“批判”中反思70年乡土小说。即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从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现状出发，反

观前60年的乡土小说，在冷静的审视、理性的批判中把握70年现代乡土小说的成败、得失。“重新估价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只有站在现在的顶峰才能解释过去”^②。尼采的这些主张虽然是作为他猛烈攻击历史价值的出发点，有其偏激的一面，但我们也应当承认这种思想方法的合理成分。因为历史并不是既有的一具僵尸，它应当、也可以成为当代人灵性激活的新生命。历史需要不断地评估、解释。当我们的思想达到新的境界时，我们就一定会修正自己原有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站在历史发展的制高点上俯视过去，只是用“身在此山中”者的眼光观察，我们便极易陷入对象自身的包围中，被众多的表象、假象所困惑，“不识庐山真面目”。尤其是当历史带来过度的负荷，使我们的生命变得萎靡不振，严重地阻碍着新的业绩的创造时，这种“批判”就显得更为可贵。新时期文学之前的60年的农村小说创作，有其成功的经验，也有其失败的教训。其中有些失误偏偏又以“法典”的面目出现，让作家供奉。这既给过去的文学发展造成了挫折，又成为作家现实的心理障碍。打破作家的心理障碍，准确总结，汲取已有的经验，是发展文学的必要前提。基于上述思考，本书从新时期乡土小说的创作现实出发，全面深入地反思过去各个阶段的小说创作，从社会的、历史的、美学的、心理的、文化的……诸多侧面，对70年乡土小说作出新的批评。

这是一次艰难的跋涉，我们将执著地走下去。

① 《尼采自传》梵澄译，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4月初版。

② 转引自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出版。

目 录

序.....	鲁枢元
前言.....	(1)
第一章 引论：历史·乡土·文学.....	(1)
一 文学与乡土的多维考察	(2)
二 参照一。现代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	(8)
三 参照二。现代知识者乡情与理性的冲突	(13)
第二章 现代乡土小说发展的一般轮廓	(23)
一 “五四”乡土小说：华彩的第一乐章	(24)
二 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长足发展	(33)
三 繁荣与局限：四十年代的乡土小说	(41)
四 建国后乡土小说的坎坷拓进	(48)
五 新时期乡土小说：走向深化沉实	(57)
第三章 改造农民灵魂主题的变奏	(65)
一 “批判”精神的现代价值	(65)
二 辉煌的开端：先行者的艺术实践	(69)
三 “批判”主调的多重变奏	(79)
四 “干预灵魂”的新时期小说	(98)

第四章 农民文化心态的嬗变与重建·····	(109)
一 文化范型和文化心态·····	(109)
二 否定与张扬:文化心态的双向剖示·····	(116)
三 传统文化心态的初变·····	(123)
四 现代文化心理的建构与困厄·····	(130)
五 当代农民文化心态的重建·····	(142)
第五章 反封建文学主题意向的深化·····	(158)
一 反封建的主题与文学的现代观念·····	(158)
二 “人性的解放”和“五四”小说反封建的主题·····	(162)
三 阶级意识的觉醒和反封建主题的多元发展·····	(173)
四 “人”的觉醒与新时期小说反封建主题的深化·····	(187)
第六章 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197)
一 艺术与现实:女性命运的历史反顾·····	(198)
二 灵肉之苦的双重透示·····	(202)
三 苦难与觉醒:骚动时代的女性·····	(212)
四 社会解放大潮中的选择·····	(218)
五 当代女性历史命运的多向思考·····	(228)
第七章 现代乡土小说艺术选择的轨迹·····	(244)
一 艺术选择轨迹的总体描述·····	(244)
二 现代小说艺术的最初冲击与反响·····	(247)
三 现代小说艺术形态的修正和改造·····	(259)
四 民族形式的创造和局限·····	(266)
五 融汇与发展:多元的艺术探索·····	(275)
第八章 余论:走向未来的乡土小说·····	(284)
一 未来乡土小说的发展态势·····	(284)
二 未来乡土小说的个性形态·····	(287)

三 未来：一个已知和未知的世界 (294)

跋..... (296)

第一章

引论：历史·乡土·文学

在地球亿万斯年的生成、变化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人类百万余年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而人类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则更短。即使如此，如果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原始农业算起，于今业已万年有余。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人类以自己不懈的追求精神，生生不息地在创造、在前进。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铁器……随着生产工具的渐次更新，生产力不断地发展，社会不停地进步。人类从洪荒远古一步一步地走向现代文明。

在整个人类文明前行的历史上，农业文明有着它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人类发展的历史共同证明了，“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①。农业文明是一切文明之母。凡关注人类社会文明的递嬗，历史的发展，文化的演进者，无不对此投以目光。乡村和农民成为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诸多学科研究的对象。

关于“乡土文学”的思考，无疑是一个富于诱惑力的题目。文学与农村，文学与农民，文学与乡土，知识者与农民，乡情与

^① 马克思：《政治动态。——欧洲缺粮》（1853年），《马恩全集》第9卷第347页。

理性……都是一些极有意义的问题。在本章里让我们一同去思考。

一 文学与乡土的多维考察

1 诚然，文学与哲学、宗教一样，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①，但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它的根须总是扎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对于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占着重要位置的“农业文明”，文学不可能不对其作出积极的反映。虽然，在不同国度、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形态有所差别，但是，那些进步的优秀的文学家们总是赤子般深情地关注着广大农村的发展，关注着养育了广大人类的农民的命运，关注着人类生命的摇篮——乡土。众多的大师们创作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探索农民的历史命运，描画乡村的风情世态，抒写对乡土的爱与恨。乡土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种普遍现象。

世界历史的不平衡发展，造成了不同民族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当有些国家已进入工业社会之时，某些民族或者仍在刀耕火种。但是，不管这种社会进程的时间差异多么巨大，在其相对应的历史阶段，文学同农村、农民、文学同乡土的联系都是存在的。在与我国历史有着近似、相象的苏联，关于农村生活的描写，关于农民命运的探索在俄国文学中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的普希金，以其瑰丽的诗句吟唱乡土，甚至在他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中，还曾侧面描写过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84页。

义——普加乔夫起义，对起义者倾注了深深的同情。果戈里以其“含泪的微笑”，辛辣地嘲讽了那些“死”去了“魂灵”的各式各样的“旧式地主”，对于广大被虐杀的农奴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涅克拉索夫把俄罗斯农村妇女的形象推到一向认为高雅的诗坛。屠格涅夫以其诗意的笔触描写乡村，赞美农奴纯朴的心灵。被列宁誉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托尔斯泰更是与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反对农奴制，并在自己庄园进行了改革的尝试。广大农奴悲惨的生活，美好的良知，年轻地主的改革热望，社会现实的巨大阻力，……在他《一个地主的早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大量篇什中得到表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在诱人的顿河风情的描绘中，铺开了一代农民的历史命运的巨幅图卷……农民，乡土，成为俄苏文学殿堂中被重点描写的对象。

在西欧，由于资本主义的较早的、广泛的发展，在大多数国家中，农民问题始终没有上升为社会的主要问题，活动于那时一些著名作家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少男少女，新生资产阶级的冒险家；贵妇、骑士、僧侣、侍从、商人、牧师；贫寒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痛苦呻吟着的都市贫民……但是一些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在自己的一部分作品中仍然描写了乡村的生活。巴尔扎克在他那辉煌的《人间喜剧》中即已探索过农民问题。他那部以《农民》命名的长篇小说，一方面描画了广大农民处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双重剥削压迫下，就象“虫子夹在锤子和铁钻之间一样”的痛苦不堪的生活，一方面又集中描写了他们对于贵族资产者所进行的斗争。

我们还可以在亚、非、拉美等国的文学作品中，举出许多反映乡村生活，探索农民历史命运、抒写乡土的作品。在马克·吐

温，斯托夫人的笔下，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黑奴的悲惨生活，令人不忍卒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真实和魔幻的交构中，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史，表现了拉美农民“孤独”的文化心理和历史命运；在东方，印度、朝鲜、日本等国作家的作品中也都有大量的乡土题材作品。……乡土题材文学在整个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彰明的。

2 在农民占着全体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国家中，谁不了解农民，谁就无法理解这个民族。农民的活动制约着这一国家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没有农民，祖国就近于一个空壳；没有农民，人民就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没有农民的解放，社会解放就没有多大价值；没有农民的参加，革命就难以成功……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必然会撞入社会先进人士的眼帘，必然会涌进现实主义的艺术画廊^①。这种文学现象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国，表现得都特别强烈。中国古代文学在其自身的演进中，与乡土、农民的联系也是那样的紧密。

在这些表现农民，抒写乡土的文学作品中，一少部分是来自广大农民的口头创作，后被记录下来。而大部分则是封建知识分子中那些生活于下层或接近下层，理解同情广大农民者所创造的作品。从先秦《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到近代关于义和团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开出一个很长很长的篇目。甚至连《红楼梦》这样的描写封建世家日常生活的作品也涉及到乡村、农民。

① 参见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在这些不同体式的作品中，回响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诗经·硕鼠》）的强烈控诉、诅咒之声；流露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李绅《古风二首》）的深深理解与同情；饱含着对于“梁山泊”式反抗精神（施耐庵《水浒》）的歌颂之意；洋溢着对于“桃花源”式的理解世界（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憧憬之情……其中一以贯之着进步作家对于农民命运的感慨、忧患——一种进步的知识者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自然，由于时代、历史的诸多局限，这些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可能真正地理解、揭示农民的历史命运，不可能从本质上把握、反映中国农村的史变迁。但中国古代文学与乡土、农民的这种联系，构成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成为一种可贵的文学传统。

3 乡土题材的文学到了现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构成方面。只要我们稍稍留心一下，即不难发现农村发展的历史现状，各异的乡情民俗，农民的坎坷历史命运，是那样强烈地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各个时期的创作中。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乡土题材文学的创作在各个时期创作中的比例虽或有倚轻倚重的现象，但它始终存在着，发展着。可以说，不了解现代文学同乡土、农民的联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缺乏对这一文学现象研究、把握的文学观，是不全面的现代文学观。

中国现代乡土题材文学的发展，同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相比，它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和超越性。第一，关于作家队伍的考察。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中描写乡村生活的固然不少，但在整个作家队伍中，毕竟还只是少数。中国现代文学却拥